

刊叢學文

徵代糧隨

詠 高

社版出活生化文

隨糧代穀

高詠

有版權

實價二元

隨糧代徵

高詠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西山路慈豐里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六集
共六十冊

隨糧代徵	長篇	高詠	貝殼	散文	莊瑞源
遭遇	中篇	金魁	夏蟲集	散文	繆崇羣
秘密的故事	中篇	舒羣	霧及其它	散文	靳以
利娜	中篇	巴金	囚綠記	散文	陸蠡
使命	短篇	李健吾	投影集	雜文	唐弢
荒	短篇	田濟	沉淵	戲劇	林柯
三月天	短篇	屈曲夫	木廠	長詩	鄒荻帆
魚汛	短篇	宋越	江南曲	詩集	王統照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
伏天裏，太陽下面的未陽縣，西北鄉：

一個山嶺，連一個山嶺，這個山影蓋着那個山麓，那個山影又蓋過繞着山嶺的小路，樹叢和乾了的河床。

小路的肢上，脈上，有一叢一叢的樹，它們只苦着臉兒作了山麓山腰的毫毛，只顯得微小，荒涼，和寂寞。那微小裏，荒涼裏，和寂寞裏，却掩護着一個一個像死了娘般孤苦孩子似的村莊。它們裏面，便住留着十戶或二十戶以至五十戶百戶的住民。百戶的村落是太少了，像秋天未落盡的梧桐葉，冬夜裏閃寒光的星星，稀疏，寥落，冷落的幾個。

道上，異常的寂寞，從這個村到那個村中間三里遠的小道上，就成天價沒有行

人，野鳥鴉的呼嘯，風吹過去樹葉子的抖索，將那道兒弄得如壓在上古無人的靜謐裏。

山道裏，更荒涼得沒有野草的綠色來裝飾它的生命，山道堵石，生不出野草的色素來，山石縫裏，也沒有鳥兒和風傳播來一粒野草野花的種子，荒蕪的酒，在那兒被寂寞釀得分外的濃。

村落裏的人，孤伶伶地在道上抬着荒蕪，往山裏去。山裏，有他們爲求生存，順着山勢，開墾的一片一片壘起的田地，他們在那瘠瘦的土質中，搜求生存的保障，和打發日子的勞碌。

山地，像階級，從高處一直降到低處，每片的面積，最大的是一畝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最小的，還有數十分之一，數百分之一的小塊。

荒蕪得全沒有一棵樹，而全山石骨的孔家山上，也有那一小片，一小片，播了種子，生長着的穀物生命的山地。

西北鄉的村民們，孤伶伶地在山蔭裏，或者山風裏，或者太陽裏工作着，他們隨着季節耘土，播種，和收割。而山中，祇有野螳螂，蚱蜢的聲音伴着他們。

這裏沒有富庶，只有貧乏。

就是在這伏天裏太陽下面，這地方，也拖着一個貧乏的影子。

伏天裏，太陽下面的未陽縣，東南鄉：

夏的嫵媚，夏的妖豔，夏的豐滿……都充盈在這裏，綠色佈遍了行人的眼，震動了行人的心，繚亂了行人的情緒。

六月，豐滿成熟的時候。

田野裏，驕傲地立着遍身披了走向茂盛大道的綠葉的，是玉蜀黍，它高到摩着成年人的肩頭了，寬的綠葉，飄飄地在腋下抱着它的果實，風吹過，它們微微搖動，是那般婷婷娉娉呀！

野蝴蝶飛呀飛的，飛過了玉蜀黍，小井亭兒那面，山藥地裏綠色雜了褐色的山藥葉，又佈得分外的愛人。桃形的葉兒，順着蔓延性的籐兒，任意地伸展着，要佈什麼圖案，還是要佈什麼詩呢，綠得那般愛人？

田塍，奇異地窈窕，蛇性的女人呀！它們蜿蜒過了多少曲折兒呢？開心的過路人可會知道？它們繞過稷子田，又繞過黍子地，還唐突地闖進菜園裏。

稷子葉兒的跳躍，黍子在風裏顫動的莖呀，學會了路邊那些輕狂的楊柳。

菜園裏，有濃密的樹蔭，也有慇懃的蜂蝶，更有酒樣醞的香味。南瓜的大葉盤兒下，開着乳黃的，純黃的，金黃的花。絲瓜條兒上，結繩似的串着花苞兒。茄子花開得淺淺的，醉紅裏又加上一些天藍。苦葫蘆也開了素色的處女的白花。太濃的鄉村蜜味啊。

誰也說不出，風翩翩過去，有多少樹葉子唱顫動的歌；誰也看不完那成列的柳，成行的槐，成叢的青楊，白榆和甘棠；柳枝掛着不可以再多的綠帶，槐樹頭上蓋遍了

金黃的花頂，榆錢串串掛起，甘棠裂開了香色的錦囊。

槐蔭裏，柳蔭裏，青楊蔭裏……美妙有致地建築着平頂屋子，一扇扇院門，幽逸地呼吸着樹蔭裏清新的空氣，更有一枝枝多情的碧葉或者紅花探出院門。閑散的母鷄，在門前尋覓着食物，一羣小雞，熙熙攘攘地隨在後面。一條兩條狗，靜靜的躺着。這樣幽逸的屋子毗連着，和毗連的田野，毗連的樹叢，成一個小村，或一個小鎮。道，曲折地通過村，通過鎮。道上走着兩匹牛拽着的大車，走着敲小鼓的貨郎，更走着不時向道旁田場上問一聲兩聲。『勞駕未陽城打那兒走？』揮汗羨慕這裏夏之豐滿的問路人。

東南鄉的夏景，美妙而富麗地展開在過路人的心中。

西北鄉：

中午，炎熱得叫大地窒息了的時候，一頭通孔家山，一頭過槐樹埝的小道上，孤伶的又驕視着遙遠裏的一株古槐上，有一個知了叫着，高亢而又低迴，就如這一片大地，僅餘下這一點淒楚的聲音一樣。

不知在什麼時候，古槐的影子裏走出來一個孩子的臉，他看看太陽，再看看槐樹高聳的軀幹，終於向道北走去。到槐樹的蔭影，遮不住那幼小的身體時，小道上，躺下了他孤伶的影子。

那孩子有一張黝黑的臉，他頭上戴着一頂寬邊的草帽，草帽太大了，他顎下繫了一根麻繩，將太大的草帽縛在小頭顱上。並沒有穿衫子，他背上披着一塊代替衫

子的方形的布，也同樣在小頭顱的項上連繫着。草帽寬邊緣的陰影下面，裸着兩隻手臂，左臂挽着一個長柄的筐兒，右手執着一柄小鏟，下面，短褲管下，裸露着半截小腿，與一雙赤脚。

這是北方遍處皆是的，拾糞的孩子。

他走着，不時舞弄一下小鏟兒。

臂上挽着的筐兒，微微的顫着，爲了他的大腿時時觸着它，將它撞開去的原故。不時有三個小的紅頭蒼蠅，從筐裏面，嗡的一聲竄出來，在他的大草帽上，繞一個圈子，又飛到筐裏原來的地方。那裏，有幾小堆用灰蓋着的牲口糞，和一束斷樹枝，還在樹枝上，附着幾片大青楊葉。

爲了這筐子裏的東西，這小人兒在太陽裏跑得很遠，蠅子也是爲了它們，飛出去，又飛回來，捨不得離開筐兒。

路轉了一個彎，有人家了。

路還在往前去，到好幾棵槐樹掩住了路時，路不知上那兒了。——一個小村，這就是槐樹埕，槐樹雖然不多，可蓋住了這個村落。

槐樹埕有這個孩子的家：門前一棵中年的槐樹蓋着，三間屋子合併的一棟平房，牆上泥塊剝落得很厲害，像是一個老婦人多紋的面頰，或者還拖着病態的影子，它的歲月是很古舊的了。

這屋子裏居住着一家人，三十五歲的唐元和他的妻子，和三個孩子：十六歲的大望，一歲半的二望，八歲的珍兒。

從那道上歸來的，拾糞的孩子，便是這個家庭中十六歲的大望。

這時候，太陽從槐樹上射進一線到屋子裏來，屋子裏，灰黯中有了這一線光的照耀，生氣才微微顫動下子。而屋子裏的色素，還是微褐裏滲了一些灰黯。唐元坐在一塊灰石上，他赤着腳，裸着胸膛，微微垂了頭在那裏抽煙。長得過了他的肩膀的長煙桿頭上，有一小團慘紅的火在淒涼的閃亮。

他的妻子坐在離他不到三尺遠的灶邊，用一隻手向灶門裏拋着乾榆錢，一隻手遲緩地拉着風箱。她的頭垂視着灶門裏的火，火光在她那蓬亂的髮那面，微弱地燃燒着。

她的身後，立着八歲的珍兒，一個赤裸的小胸膛，和兩個瘦削的肩頭，都露在她媽的頭上。她的懷裏，抱着才一歲半的二望。他是全裸着，在她的胸前閉了小眼睛睡覺。兩個小蒼蠅，在那裏逗着他玩，一會兒飛到他那堆滿眼屎的眼邊，一會又飛到他那小鼻頭下面的兩道鼻涕上。擾得那孩子不時伸出小手掌來舞弄。而小蒼蠅在小手掌的驅逐下飛到珍兒的臉上，繞一個圈兒，又落在珍兒鼻頭下面，那已枯乾了的兩道鼻涕上去。

看着媽媽的那一頭蓬亂的頭髮，看着從灶門裏探出來的那條火舌，看着，看着，珍兒快入神了。小蠅子這一飛，驚得她突然舉起右手，左手便往下一沉。無力的軟弱，

● 此縣中的貧農，在荒年裏上榆樹擷榆錢作食品。等到榆錢自己落了，孩子們又拾了來作燃料。

一下子爬上她的神經，兩隻小手腕酸起來，肚裏，虛空也乘隙爬上來亂竄。她再去看一看灶上被一塊木蓋覆着的鍋，癢了癢嘴，走開去。

母親的右手只顧拉着風箱，眼睛看在灶門裏，左手却在那一個盛着榆錢的筐裏，遇着了抵觸。她回過頭去，原來那筐裏，榆錢已經沒了，只剩下幾片，靜靜地散在筐的四周。

「啊！」

她嘆息了一聲，像是長久地被鬱在胸中的一股怨氣，委屈地被發洩出來。仍回過頭去，灶門裏，火滅了，風箱扇起了一陣灰塵，在灶門前升起，悠悠地，呼吸被它弄得不通暢起來。

『飯可不能熟了！』

她立起來，用左手理了下頭髮，一顆黃豆大的汗珠，從她的鬢角上滾下來，一直到她的嘴邊，停下了。

『大望還沒有回來？』像是詢問別人，又像是問着自己。她將那隻空的筐子拿開去後，便走到門前，一手扶了門框，一面臉向門外喚着大望的名字。

『大望，大——望。』

屋子裏，三十五歲的父親，微微皺了下眉毛，將烟桿放到地上去，預備去尋覓些可以燃燒的東西來燒熟這一餐飯。珍兒則開始緊癢起嘴來，她這時候肚內的虛空似乎擴大得叫她難受。

『噢。』一個聲音，急促地應着。

母親走回來，接着那個應聲的孩子也走進來。他第一個便放下了肩上的筐兒，再將手上的鏟靠到門角裏去，以後便解下大草帽的繩兒，向灶上面看了。

父親已經重又坐下去，拾起那根烟桿來；母親已經從筐兒裏取出那一束樹枝，坐下去燒火拉風箱；珍兒也鬆了癢緊的嘴，去看那灶門裏復燃起來的火焰。

『娘，飯剛煮嗎？』

大望已經取下頭上的大草帽，和背上披着的那塊布來，他額上有一片汗水在門前太陽裏發亮。

『快了，你今天回來得太遲。』

這是父親的答話。他慈愛地看着那個黝黑的孩子的臉，烟桿在他手指縫裏夾着，冒着烟。看着大望頭上的汗珠，快要往下滾了，他說：

『去擦汗吧，飯一會就熟了。』

『唔。』

孩子用從背上解下的那塊布抹了一下額角，往房裏走去，他一面還在說着話：『太陽真大，路都烤得燙腳了！簡直沒有一個人，一匹「頭戶」』●在路上走，找不着一塊馬糞……』孩子已經走往屋子裏去，話聽不清了，到孩子重又走回來，話才連續下去：『我一直走到孔家山那面去，一路只有知了叫，沒有一個人。』

● 此地的農人們，稱「牲口」爲「頭戶」。

他已經在一個大瓦盆裏舀滿了水，將一小方塊布和兩隻手浸到水裏面去，回頭來向他父親講話：

『孔家山上，石頭快要晒裂了！爸，地裏，比前天長了一點。』

『長了一點？我怕一點也沒有呢。有多少日子沒下雨了，快一個月吧？……』父親放下了煙桿，用手指頭計算着日子。

從種下了「穀子」●以後，就只落了兩場雨，一場像是從碾子邊上撒下來的麥麩皮樣，小而細微，那中什麼用？第二場東南鄉是從頭一天下到第二日下午；西北鄉可觸霉頭，槐樹埕沒下到一個時辰。

大望洗完了臉，母親息了拉風箱的手，在盛鍋子裏的飯了。

『珍，去屋子裏拿鹽來。』她說着，她的兩隻手在鍋子裏上昇的水蒸汽中不見了，屋子裏充滿了飯的香味。

●「穀子」是此縣人民對粟的稱謂。

珍兒預備放下手上抱的二望，大望已向屋子裏走去。『我去拿娘要蒜罐吧？』他沒有等回答，就走進去了。

父親搬開了一個兩尺高的矮桌兒，母親將二望接到手裏去，珍兒忙着取筷子。他們的午飯便是這樣的。

矮桌上一鍋清的黄米湯，一罐擣爛的蒜，和幾根剛從地裏拔出來的青葱。矮桌邊，蹲着，坐着一個父親兩個孩子，他們在那裏飢狗似地吞着葱，蒜，和黄米湯。

母親則坐得遠遠的，敞開了胸，用乳喂那閉着眼睛的一歲半的二望。

太陽走出門了，屋簷的陰影，緩緩的倒下來。

大望重又戴上了那頂寬邊的草帽，走出門來，帽簷的影子遮了他半個頭，他正繫着那當衫子遮太陽的那塊布的帶子。

他的面前，是一小片平地，有一角堆着一堆馬糞，太陽快將它們晒焦了，有風的